

清  
吳彞斤著

客  
窗  
閒  
話

上

進步書  
局校印

蘇  
子  
知  
聲

PDG

客窗閒話提要

清吳彝序撰彝序不知何許人初集凡四卷二集亦如之古鹽補留生謂其不得志於時隱於蓮幕間出其所學以著是書庶幾似之卷首誌明武宗遺事五則而二集又補之毛大可武宗外紀而外足備一說至如紀訟師者一再見亦結習未忘之一證不必為彝序諱也

敘

吳生余所取士也遇余時正在壯年其才華敏妙學究天人謂破壁飛去是意中事也余於鸞臺鳳閣望之久矣及乙亥入都已越二紀猶是一領青衫而從事於蓮華幕裡因貧改途深為可惜乃出其所著客窗閒話問敘於余三復之益覺才思雋發議論淵深生平鬱勃之氣流露於斯可快也亦可悲也嗚呼欲移風易俗而不得其用託是書以勸善以懲惡以示人趨避既有功於世道人心當不脛而走天下實名教中之一助爾

光緒戊申孟夏古鹽補留生重誌於道間軒

容齋閒話初集目錄

卷一

明武宗遺事 五則

馮皮匠

查氏女

雙縊廟

欽官

蕭希賢

李寡婦

鸞仙 五則

王夢蛟

公大將軍延師

卷二

魏元虛

淮南讌客記

某駕長

假和尚

無真吏

磁州地震記

神童

時醫

神尼

張蕙仙寄外詩記

白安人

齊叫化

書訟師 二則

卷三

八松墓

義丐

書安邑獄

和闐玉鼠

孫壯姑

沈竹樓

補訟師 二則

調白

劉智廟

吳橋案

談鬼 十則

卷四

補談鬼 三則

孝女

義僕

劉大漢

俞生

陳制軍

瘦馬

查商

場外孝廉

郝連大娘



周姬

沈太守

容齋閑話初集卷一

清 吳錫序著

明武宗遺事 五則

明武宗皇帝亦一代英主也。惟好為嬉戲。有虧帝德。即其顛倒予奪數事。雖正史所不錄。聞諸故老。堪資談柄。條列於後。

戊辰科庶常散館。例在內廷扈試。時諸詞林呈藝。有閩人林吉士者。好書古字。如以秋為焮之類。帝怪之。問所自出。林歷舉以對。帝書味字。使認。林不識。帝曰。秋可作焮。和獨不可作味乎。汝讀書少。未稱詞林之職。著回籍勤讀三年。再來就試。林謝恩。出同鄉戚友咸知其為帝所逐。皆不之禮。林本寒士。欲歸則無腰纏。欲留則無資斧。欲就教讀則為都人輕薄。無延之者。無奈在正陽門外賣字為活。已逾年矣。幸其書法之佳。聳動一時。值帝微行。過其肆。見觀者環堵。噴噴稱羨。帝不知是何異事。換入人叢。睹一少年。據案揮毫。得意疾書。法並鍾王。句亦典雅。帝心羨之。緣當時一面。久則遺忘。遂入問曰。吾觀汝寫作俱佳。當今文明之際。何不應試。甘為賤業耶。林舉首見帝。魁岸不凡。揖之就坐。對曰。我閩人林某。忝居詞林。帝曰。詞林清華。不合行同市儈。

有玷官箴。林曰：去歲散館時，因不識御筆，奉旨回籍讀書。帝曰：既奉諭旨，何不回籍。林曰：我實起於單寒，旅資無措，不得已為此營生也。帝曰：讀書人本色，何不就館。林曰：人皆知為逐臣，無敢延者。帝曰：吾薦汝鄰省，作一幕賓，不愈此耶。林感悅，得謝。問帝爵里，以便往拜。帝曰：毋庸。明日，汝仍於此候信，飄然而去。諸客皆為林賀曰：此必王孫公子，必有好音。歡喜而散。次日，有內監賞黃封一函，白金百兩。與林曰：昨有官人囑我致閣下，其照封面行事，不可竊開。自取其禍。此銀以佐車馬之需。言畢竟走。亦不道姓名來歷。林觀封面大書親投山東巡按開拆，欣然閉肆。雇車馬攜舊僕馳抵山左。時巡按左虛，係方伯權護。林就寓更衣，僭僕往拜。惟時風憲崇隆，官吏嚴肅，刺不易投。三日猶未得見方伯。林躁曰：我有都中密信，須親投者。奈何阻我。吏始為通達。司閹者喚林入，見其行裝暗淡，疑為抽豐之客。洋洋搖首曰：吾主攝通省總綱，公事繁冗，何暇接見。同年故舊耶。若有書札，我為代投。回寓聽信可也。林無可如何。出黃封交之而歸，悶甚。未幾，寓主狂奔而入。望林叩首，無算曰：小人不知憲駕，褻瀆輿從，罪該萬死。林憤然曰：主人何擲掄我窮途耶。寓主曰：小人焉敢。正分辯間，聞呼騶鳴，殿之聲中軍，旂牌巡捕等官，帶同吏役，長跪請安。畢，僉曰：奉方伯命，請欽使入。



署林如登雲霧。不知所謂。尋被擁入八座。儀仗山列。車騎雲從。直入巡按廳事。方伯公服趨迎。林下輿。見庭設香案。所投之黃封。高供其上。方伯跪請聖安畢。向林揖曰。請天使宣讀聖旨。林開封讀曰。山東巡按缺出。即着林某署理。方知所遇者帝也。望闕九頓首。拜印任事。方伯三揖稱慶。并道有失。遠迎之愆。退居藩邸。林於是表謝聖恩。請陞見訓示。未幾。批回云。朕看爾人才去得。故有是命。爾其謹慎。從公毋忝厥職。三年後。來京覆命可也。林居東任滿。回京見帝。帝曰。如今讀書有資矣。以編修用。仍入翰苑。讀書三年。以觀後效。

帝入樞密院。見在公之卿相。方朝餐。見帝皆起。帝曰。卿等食訖。來閒話可也。遂就密室坐。於是卿相飯畢咸集。帝悉命坐。問曰。卿等所食。知米之來歷不易乎。朕在儲宮時。意謂五穀若草莽。聽其自生自長而已。今巡幸乎田野。察農夫之艱難。方知古人云。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誠不謬也。卿等所居。南北殊方。風俗各異。其若何播種。若何耕耨。若何收穫。各舉所知。以廣朕聞。時公卿中多起自田間者。悉數聞以對。惟尚書某係世胄。不知所云。帝微哂曰。飲食尚不知本原。何以理國。爾職居何部。日司何事。得毋曠廢耶。尚書惶恐叩首曰。臣職吏部。甫自部署來。見單開江南太湖司巡。

檢缺出。應歸部銓選等語。帝大笑曰。吏部尚書僅知此耶。拂袖而入。同列皆尤之。尚書曰。我今日只記得此事。無可奏對者。未幾。旨下云。太湖司巡檢缺出。即著某補。尚書接旨。茫無主見。謂同列曰。我已降官。敢不赴任。但應陞辭否。同列皆笑曰。微官末職。曷勝陞辭。只須午門外叩首謝恩。領憑赴任。但旨無降革字樣。應以一品服蒞事可也。尚書倉惶就道。至則撫按率百官郊迎。尚書再三辭。具脚色手本。趨謁撫按。各官避謝不遑。請居省會。尚書曰。帝命赴任。我何敢違。擇日前往赴任。縣令趨改衙署。規制軒昂。亦用轅門鼓吹。與撫按等。尚書至。見署之三面皆農田。始悟帝意。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耳。於是屏絕輿從。日以青衣小帽遊閭閻。與二三父老講論民間疾苦。應改革調濟者。悉注為論。居數年。為人排難解紛。以息訟端。民皆感悅。值宸濠叛。帝駕南征。尚書見撫按曰。我曾待罪吏部。駕至不可不迎。然無巡檢接駕儀注。請公議之。撫按司道僉曰。論職則在我等下。論品則居我等上。請以一品服。伏謁百察之。未何如。尚書首肯。遂迎駕。帝乘道遙馬見之。呼尚書來前曰。爾今知喫飯難耶。尚書頓首謝。訓帝命隨至行宮。詢其所事。尚書將平日所著因革論縷晰以對。帝大悅。命居亞相。除夕。帝忽出宮。歷六部九卿公署。官吏皆回私宅度歲。虛無人也。至吏部聞高唱南

腔似有多人聚唱者。帝突入。惟一小吏陳盤肉壺酒。自斟自飲。見帝至。殷勤讓坐。酌酒勸進。帝問曰。汝何官。何獨居此。吏曰。吾浙右人。此部掛名吏也。封篆後。官與同事俱有宅可歸。是時團集妻孥。飲合家歡矣。吾想如許案卷。設有不虞。貽誤不小。是以守此不敢離也。帝曰。汝好。明日再見。遂起去。吏猶執燭遠導。元旦朝見。千官。帝問吏部尚書曰。昨在卿署看守者何人。即召入見。朕尚書遣郎官立喚小吏。當陞舉首見。帝不禁戰慄。帝曰。無恐。汝能小心職守。勤慎可嘉。汝等應役滿得。何議敘。吏曰。五年無過。以從九品歸選耳。帝曰。汝欲何為。吏曰。小人所願者。太湖司巡檢。聞是缺。前經本部尚書署理。鼓吹鳴礮。體面非常。但小人尚未滿役。不合例耳。帝笑曰。朕命汝去。何用例為。吏歡欣鼓舞。疊呼萬歲。帝特命尚書予憑赴任。

宸濠之叛。御駕親征。舟泊清河。帝登岸微行。入茶肆。聞人言下江因兵差。截奪客船。橫行索詐。稍不如願。即毀客貨。嗟怨不絕。帝買小舟。變服似商人。以一衛士。一小監。沂流直下。至揚關。有官舫甚巨。巡船數十。虎役百輩。攔截客舟。帝亦在內。逐舟搜索。云供兵差之需。客皆哀祈獻繆。至帝舟。帝僵卧艙中。不之理。虎役擁帝登官舫。見一官憑几危坐。從役森列。叱帝曰。汝何人。敢抗皇差。不畏官刑耶。帝微哂之。官怒。叱役

擗帝行杖。幸衛士勇猛。揮拳攔護。眾不能近。官益怒曰：是必江洋盜魁。命拿舟子。至褫衣鞭撻。喝令指帝為盜。帝怒。探懷出玉牌。命內監立召大員。至值蘇揚巡按。接奉帝命。愴惶奔赴。官見巡按到。至船頭跪迎。正欲訴盤獲大盜緣由。巡按見帝立艙中。俯伏請罪。帝無言。惟指揮衛士奪此官紗帽。與舟子戴之。曰：以酬汝痛。方命巡按提此官去。追贓問罪。論大辟。失察之上官。皆獲嚴譴。而客舟自此安行矣。

帝在宣化。有女子李鳳姐者。年十四五。有殊姿。其父設酒肆。以鳳姐當壚。是時父適在外。帝微行過之。見其丰神綽約。國色無雙。不禁迷眩。入肆沽飲。鳳姐送酒來席。誤以為娼妓之流。突起擁抱入室。鳳姐驚喊。即掩其口曰：朕為天子。苟從我。富貴可立至。先是鳳姐恆夢身變明珠。為蒼龍攫取。駭化烟雲而散。聞言頓悟。任帝闔戶解襦。狎之。落紅殷褥。實處子也。帝大悅。時李父聞喊趨救。門已閉矣。惟聞寶釵聲。顛佩玉鏘鳴。其女氣促音嘶。若不勝強暴者。急奔告弁兵。蜂擁而入。見帝拔關出。兵士伏謁。叱令將鳳姐歸豹房。爵其父三品卿。賜黃金千兩。欲封鳳姐為嬪妃。命其自擇。鳳姐固辭曰：臣妾福薄命微。不應貴顯。恐於身不利。今以賤軀事至尊。曷勝榮幸之至。伏願陛下早回宮闕。以萬幾為念。則臣妾心安。較爵賞猶榮矣。帝領之。因視鳳姐玄衣。

玄裳。益顯嬌媚。故不强易宮裝。鳳姐恆於枕畔筵前。委婉屢勸。帝乃擇日還京。與鳳姐並輿齊驅。至居庸關。風雷交作。鳳姐覩關口所鑿四大天王。怒目生動。眩暈墜馬。帝親扶之。疾忙外退。駐蹕行宮。視鳳姐伏枕泣曰。臣妾自知福薄。不能侍宮禁。請帝速回。帝曰。若是。朕忍棄天下。不忍棄愛卿。決不歸矣。鳳姐一慟而絕。帝哀憐甚。命葬關山之上。寵以殊禮。用黃土封塋。一夜盡變為白。其陰靈猶不敢受也。帝追念其言。奮然曰。小女子尚知以社稷為重。安忍背之。遂還宮。正史載帝在豹房。百官交章勸諫。皆不納。疇知一微弱女子。力能回天。書所云高明柔克。此功不可泯也。至今過關隘者。遙指白壤。艷談其事。

### 馮皮匠

馮某。武陵細民也。業皮匠。日以擔頭謀生。家僅一妻。破屋三椽。亦係賃住者。餘無長物。值歲將闌。負債五六串。逋欠十餘家。剩有四百青蚨。不足以償。與妻謀曰。我與爾此錢。市斗米度歲。我欲潛入紫陽山洞。俟元旦歸來。再作計較。債主來。則以我外出。借錢為對。妻諾之。遂攜壺茶。懷炕餅。襪被而往。瞥見山洞中有捷足先登之客。貂帽狐裘。危坐石几。如木偶然。馮失笑曰。我豈誤入冢中乎。否則何遇富貴之屍。若謂與



我同心者當屬窶人子。不應燦爛如是。客聞人言。陡然驚覺。瞠目視馮曰。觀足下似非雅士。屈此殘臘。何不擁床頭人。舉柏酒椒盤之樂。而乃挾其遊山。欲追慕清高乎。馮曰。姑無論我。閣下何為者。客曰。予為姚繼崇。乃洋貨行主人也。放貨值百萬於郡縣。各肆際此殘年。各肆未能歸結。而客商在行坐取貨價。需五十萬金。予張羅數日。無人應貸。客商勢必告訐。則行業將敗。而予無歸著矣。不得已權以此地當避債臺。第苦饑渴耳。足下來幸甚。馮慨然奉餅餌。注茗以進。并道同病相憐意。姚飽啖之。若珍羞然。繼而曰。足下所虧幾何。而亦甘趨苦境。馮曰。吾儕小人。所負者五六串青蚨耳。姚曰。予雖同在窘鄉。此尚易辦。脫腕上金約臂與之。曰。足下姑以此質十串錢歸債。所餘煩沽酒炊飯。以給予。馮欣然如姚囑。歸告其妻。教以烹飪。妻曰。久不舉火矣。竈灰堆積。曷先出之。馮往鄰家借鋤簣。鹵莽從事。灰去而竈崩。妻訝曰。真倒竈矣。為今之計。莫若擔去磚灰。掘地作竈。以供急需。夫婦合作。未及土盡而石現。石去而兩巨缸朱提。燦然耀目。夫婦大悅。馮曰。今如之何。妻曰。姑以簣運入我床下。再作計較。於是遞相搬運。銀盡起缸。缸下又石。石下又得兩缸。如是者三。共得六缸。馮曰。獲如此財。未知其數。所可慮者。宵小聞之。必來肆竊。否則強項之徒。知我驟富。或來欺詐。其

奈之何。妻曰：適聞山洞之客，正需此物，况素昧平生，偶爾相值，能濟我貧，其為人尚義，可知。何不舉以託之，則彼得應急，而我得依倚矣。馮曰：汝言實獲我心，亟往肆中買熟物，攜燈而往。姚曰：汝來何濡滯，予望眼幾穿焉。馮酌酒進食，將得有藏金，欲求寄頓之說，從容告之。姚驚喜曰：足下言果實否。馮曰：我感君義，其何敢欺。飯畢，偕往觀之。見盈室白物，姚曰：天賜足下，兼濟予事，實無疆之休，敢不荷此重任。遂約為昆季，以嫂呼馮妻，出對牌，以半交嫂。白予同馮兄先歸，即飭健僕，以簞來裝運，將半牌為驗，符合者給之。偕馮反其室，入後戶，覺院宇軒鉅深邃，如入神廟，俾馮薰沐更衣，居然富貴氣象。且囑曰：予將命乘輿迎兄來前，見諸客商，當示尊重。姚先出，是時客商候無音耗，正喧囂間，見主人歸環繞而詈曰：改歲在邇，速清我債，不汝寬矣。姚大笑，擺手曰：是些些者，何足道。予不過偶為人累，遲數日耳。今迓予盟兄至，百萬金刻即來矣。諸客長皆以大方著者，毋以小氣貽予盟兄笑也。正排解間，司閤者報馮翁來，姚肅衣冠出迎，眾皆屏息以觀。見馮翁者，年約四旬，裘裳都麗，僕從趨蹌，主人足恭致敬，迓入中堂。客商次第相見畢，旋命開筵。姚拱馮翁居首座，馮再三讓年長者，客皆曰：吾儕行規，不以齒序，惟財為雄。久聞吾翁富甲大邦，宜居是位，勿為謙過。俾吾

儕惶恐。姚曰：客言是也。扶馮上座，肴饌之盛，皆馮生平所未覩者。讌罷，僕放大天平居。中銀箔湧至，堆積如山。諸夥伴持籌握算，一一秤之，共得六十萬金。姚呼諸客領價而散。謂馮曰：弟之起居服食，皆足以供吾兄，可無事操勞。其將迎嫂來同室。從此合業經營，無他慮矣。馮唯唯。由是行業益盛，二姓之子孫至今稱巨富矣。

### 查氏女

萬歷間倭寇之亂，緣日本國王正妃卒，王思中華女子艷麗，遣將入寇，沿海擄掠。至鹽官州，猝不及備，官吏棄城逃竄。有查氏女者，年已及瓜，慧中秀外，久失恃，聞寇至，諸父兄同眾奔避。曰：女兒足弱，不能追隨。途中慮有牽顧，俱罹於禍，莫若女自為計，決不貽羞。恐亦不致遽死也。寇急，父兄迫之，堅持不行。父兄泣舍而去。女平日閱本草，見有藥名鬧楊花者，服之即死。週時可醒，預已市得，遂密縫上下衣，研藥為末，以俟。聞寇入城，遽吞之。斃。倭入室，見女顏色如生，撫之溫軟，莫可救活。且容貌傾城，不忍舍去。負之入舟，逾時而蘇。見身卧海船，諸女環泣，細詢之，知同被難者。女慰之曰：毋徒怖恐，能從吾謀，似可脫難。諸女密商之，女授以計。緣倭將為王覓妃，故無敢犯諸女。及舟抵日本，倭將見美女無恙，歡欣鼓舞，以獻國王。王見查氏女，遂其欲，命通

事告以冊立正妃之意。女曰：我中華人，願與中華女子為伍。王若能盡出本國宮女，而以同來諸女為宮人，則唯王所命。王以其嬌弱女子，何能為喜允之。命扶入宮，開合歡宴。女同諸女酌酒勸王，密以前藥入酒。王遽吞之，不覺眩暈，意謂醉矣。擁女入大內，欲褫其衣。正支吾間，王瞠目流涎而倒，不知人事。女搜得兵符，喚諸女同出外廷。傳通事諭倭將曰：王問悉我家有徑寸珠，能定颶風，命我去取，作鎮國之寶。爾諸將速備巨舟偕往。倭將驗兵符，信之，遣一旅同諸女揚帆西歸。次日，王不視朝。王弟潛入大內探之，見王僵卧於寢，弑之自立。世子怒，各興其黨，互相攻擊，其國大亂。故無追者。女至鹽官城下，已有警備，命通事喚城上長官。女告以故，官狐疑未決。女即回，先以酒肉犒倭將等曰：爾等其各飽餐以待，眾皆樂醉飽而倒，報官駢戮之。以諸女歸，官不廢一矢，而得倭將首級，遂報大捷。旌查女之門，而各官晉秩有差。

蘇斥曰：奇偉者女，無恥者官。寇至則逃竄，寇退則警備，始終雌伏可也。奈何冒查女之功，而膺爵賞。吾見其衣冠楚楚，與拜受巾幗等耳。或曰：雌飛自然雄伏，造化若循常理，焉有此奇聞。

雙縊廟